

精校
足本古文析義合編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古文析義初編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堉受業鄭 刻官五
仁和葉世宸殿紫全校

男 沅芷之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

文章最難在起手此文字任古今名手讀想得出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忘是德之克肖處全付

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

則不容竊據拒命可知已上言天所付下文言祖所傳為下天祖張本

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

睿休養生息

與全

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藥牙其間諸鎮之強始此語語回護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厯適去

指安史朱泚李希烈等之亂滅之是其勤

糧莠不薶自請留後者皆聽之是其容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

熟見聞以為當然

已上言前代君臣之亂滅之是其勤

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

歲賦只八道四十九州戶口更十五道七十一

州屬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

郊廟所以祀天祖若角

首段天與祖意來一言

所以當平諸路之故

注不致討之故

羣臣震懾奔走率職上段言君輩及將相此處亦補出羣臣來針線最密明年平夏

楊惠又明年平蜀

年唐書削去平夏一句

又明年平江東

李

又明年平澤潞

盧從史

遂定易定

張茂昭

致魏博

田

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四川蜀田興者皆來效順也先從平地處引起是借客形主法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急討淮西之因

九年蔡將死

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

吳元濟有應討之罪

皇帝應問於朝一二臣

指李吉甫外武元衡等

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國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為一談。牢不可破。庸人謀國事大都如此。仍是上文所謂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語氣。

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歸功於上。

之獨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惟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以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

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以烏重胤充河陽懷，汝節度使，提理汝州。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曰：文通，汝守壽，維是

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以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以李道古為鄂岳團練使。

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以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度請往督戰，以度充淮西宣慰，詰討處。

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度獨不肯言罷兵。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伏下責戰，蓋急。

曰：守諫，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命知樞密梁守諫宣慰監軍。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饑，以既屢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

無憚大吏。已上十一節皆前後命將之詞，不便分叙，故彙叙於此。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柳通化門送度。曰：御史，予聞士大夫戰其若自

今已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未上之慶，勤非用意者，聞話也。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三人戰功。道古攻其南，東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李道古戰功。文通戰其東，十餘

遇降萬二千。李文通戰功。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擒丁士良、陳光治、吳秀琳、李祐等。用其策戰，比有功。愬功獨虛，叙留

非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洞曲

以備。賊將董重質守洞曲。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指李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

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李愬戰功已上叙諸將戰功已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

赦其人淮西平事畢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

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處分淮西罪人事畢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

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冊功

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叙立碑原是紀聖功自當歸功朝廷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自叙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拒言不應有逞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客

河南附起主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討不能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為卒賜糧供億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吏怠官事忘其舊名分既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

文武孰恤予家謀計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各路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

兵叫譟欲事故常叙元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濶青亭師道刺客方戰未利內

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高霞寓大敗於鐵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裴度

不可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勅弘為請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

數倍之總叙前後兵士之多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雲蔡卒大窘顏胤拔勝之卻陵郾城來降鄧懷

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命果度士飽而歌馬騰

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度以郾城為治所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蔡精兵皆

擊却淮西驍騎平淮西碑

想來虛直 額頡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寬其兵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

布濟其民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民始知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

餐石粥民始知其安生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又行寬政以善其後蔡人有

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作蔡人自悔之語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

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矣恃其告而長

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時潘青李道師等尚抗朝命忽借蔡人之口勸戒蔡淮為亂天子伐之既

伐而饑天子活之文總上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李逢吉等競言師不赦不疑由

天子明度討賊愈急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朝廷既定淮蔡四竟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四竟且來

言外有不滿意

林西仲曰此昌黎奉天子命所作乃全集中第一用意文字語語歸功於天子之明斷莊重有體古雅絕倫其叙事段落井井皆人

所謂發實充典辭典字塗改清廟明堂詩也但此碑改用段文昌始末羅昭諫以為李愬將石孝思怒其歸功舉相以愬功與顏

為不然細玩叙李愬之功最為詳明原與顏胤迥別至叙舉相前段乃天子命度之詞在起行之時後段乃度宣天子之恩在平蔡

之日皆非言其有功者惟中段插丞相度至師一語則盡歸功之說誣矣蓋淮蔡用兵當日李逢吉輩皆執以為不可行既討之後

猶有屢請罷兵者故昌黎文中一則曰一二臣外再則曰惟汝子同三則曰羣公上言莫若思來四則曰卿士莫隨小大並疑是說

也在昌黎無非欲顯天子之明且斷耳乃此輩尚欲嘖嘖議論國事見之能自安乎夫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前此藩鎮惟討猶能遣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通篇結穴在此句因取酒以祭為文

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事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

而不可禁以感字虛翻起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

誰承今世所稀句氣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

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橫所得士不但不能為橫與王併不能橫脫死非士不堪用蓋天命不可力爭耳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

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足矣不當以成敗論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

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結上取酒為文二句○林西仲曰以千百年前喪敗武夫之荒塚何關於人乃殷殷陳辭薦酒豈不

副英雄失路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酒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中段以為橫能得士而士不能免橫於死歸之天命見得有橫之高義便足矧耀千古即千古而下皆樂為之効命不得較論成敗之迹也寓意最深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

以所報月日不符缺審其贊致遠遜若此下文乃能二字可味

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

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建中人名遠往致祭故曰遠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

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叙早年相吾

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

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

悲也

叙十二郎一身關係韓氏甚重便已淒絕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始相離

其後四年而歸視汝離而合又四年吾往河陽省

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離而再合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離而再合止一歲請歸取其孥

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離不能復合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

不果來離又不復合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離而再合

京城以後念離易而合難雖偶相從終非久計故國成家於故土庶將來久與相處而不離也嗚呼就謂汝遽去吾而死乎至此方是永離無再合之期矣去吾二字慘甚吾與汝俱

年少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

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又將上文相離處追思補發言其年少必不計及當死不然斷無離家致不送死之理去年孟東野往吾書

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

余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又將上文汝不果

已之衰相離之後忍忽死於外使十二郎就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

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承上文作驚疑不定語慘甚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疑汝之純明而不克蒙

其澤乎疑少者强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疑未可以為信也本以少長強弱互較生出疑信二意此却補出盛德純明

二語詳講純明下段布置之地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

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

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止就上文補出盛德純明二語洗發却不提起少長強弱字樣輕輕用壽不可知四字帶過變化錯綜之法備矣上段從信

轉到疑來用三個字字此段從疑轉到信來用五箇字字抑揚有神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

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根上衰不久存句今年二字應上去年二字死而有知其幾何離離字應上相離言不

處泉下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矣無盡時蓋以生知悲死不知悲也汝之子始十歲

之子始五歲粗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彼提

之子皆少為下文教嫁伏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此段叙病不知時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段叙歿不知日

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弔乃問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

葬汝於先人之兆河陽先兆然後惟其所願已上既祭之後復恤其遺孤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根上軟腳汝

歿吾不知日根上東野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京以下俱根來歿不能撫汝以盡哀始死撫斂不憑其棺

窆窆不臨其穴葬方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

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

尤又痛責自己不當離去疎並致其天死之罪都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本謂

緣成家致汝今汝既死我亦何心於人世之利祿乎亦何心於人世之利祿乎當求數項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

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承無意人世自來子女教嫁不分彼此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

邪其不知也邪應上有知無知二句嗚呼哀哉尚饗

林西仲曰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語以茲為最蓋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單傳可哀一年少且強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幼無以為自立計可哀三就死者論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韓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祿遠離不能送終可哀五報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歿可哀六在祭者處此更難為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自已插入伴講始相依繼相離瑣瑣叙出復以哀當死少而強者不當死作一疑信波瀾然後以不知何病不知何日慨歎一番未歸罪於已不當求祿遠離而以教嫁子女作結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叙入總見自生至死無不一體關情悽惻無極所以為絕世奇文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權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

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即孟子所云益掌火故事網羅擗刃擗以取物也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

氏害二字是驅驅而大題曰驅而出之四海之外驅而後之不容其雜處此土之意四海之外句為下文南徙於海伏脉言山澤之產本以通篇大題目驅

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如周宋吳楚皆僭號之類皆是况潮嶺海

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在嶺之外海之內較江漢更遠尤為後王棄地也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涵淹所以肥其身卵育所以種其子孫

有之能遠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臨潮亦揚州也提出禹跡應上先王烈山澤句刺史縣令之所治出

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非棄於蠻夷楚越者可比矣况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

處此土也自今天子至此言潮乃聲教所及之地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此土二字緊接治此民言所以守

以治衆此民耳鱷魚何可與命官雜處頓一句承上起下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睥然張目貌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據處據其所處之險固也食民食人

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言若安於溪潭之中

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似現現為民吏羞以

之為治可以不必要也今乃睥然如此是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似現現為民吏羞以

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似現現為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耶言所以不可離處之故離處則勢不兩立伏下與鱷魚從事意且承天子而來為吏固其勢不

得不與鱷魚辯辯論爭論是非也言我豈樂與鱷魚爭論是非但以承天子命而來為吏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有知與下交安

頑不靈潮州之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蟳之細無不容歸必生以食有油淹卵育之所矣鱷魚朝發而

夕至也去此土又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勤限起程日期三日不

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以率醜類或費商量為寬其期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

言也是明與刺史史元拒者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是蠢然鱷魚介者夫傲天子之命吏

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總言有知無知皆不免於罪法無可寬刺史則選材技吏

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言不受驅必受殺矣強弓毒矢尤甚於網羅獨刀也

之外林西仲曰鱷魚為潮患已非一日若果可以驅殺前此刺史當有行之者矣海既有知至此為之處分徙海應上驅而出之四海

有風雷則神靈亦與相親雖有強弓毒矢試問何處下手在昌黎作此文時豈能料其必徙焉一不徙等之兒戲耳不知天子

插入天地宗廟百神之祀向來以為悚動篇末紀有知無知二意便駭尤為妙絕蓋鱷魚雖惡物實是靈物自知為人神所不容若

據此不去以為有知造罪既不可居以為無知悔罪又不願受則南徙一著豈待材技吏民從事而後決哉然非平日實有忠君愛

國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者雖有此篇妙文亦未必信字豚魚令狐不于正如此所以坡翁作潮州廟碑言其精誠可以馴暴亦

根平日浩然之氣來可謂昌黎知已文中提先王驅除作案一步緊一步字扶風

霜凜不可犯似討罪檄文然不謂之移檄而謂之祭文者仍以神靈之禮待之也

子厚諱宗元七始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首舉義顯者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好箇曾伯祖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

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又好箇乃翁子厚少

子厚少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

少已得名聲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

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此段全為子厚出脫處。子厚以重名為諸公要人所爭致是。王叔文輩欲倚子厚以為重，子厚不能自脫，非往彼求附也。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

拜禮部員外郎。即用事者之力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生貶者非子厚一人，故用二例字。刺史得郢州

以本至故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永州不

不著州名元和初，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借字得

續正言其為文章伏末段必傳於後之脉。蓋自刻若四字與末段自力二字相應。元和初，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字俱為

下段請描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永州不言政績，故著此一語以為叙柳州政績之因其土俗為設教

禁州人順賴。虛叙句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

免而歸者且千人。實舉其政之及人者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

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州政績止此。子厚一生奇在文章，昌黎最推重亦在文章。且刺柳州時文章益多，此處豈可遺却，但不便另提，又嫌與永州一段無別故，借其教人為文詞趁筆寓於下法他州之後，見其事事可

法不特文詞而文詞之佳愈見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此另提向史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中丞裴度為禹錫請。此段單言其寓於友誼。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

訓訓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

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衡湘以南進士固親炙子厚者

若此輩雖不知師子厚聞風亦宜知愧承前段言子厚事事可師不特感慨世人也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二句是子厚實錄必不可講處顧藉謂功業

可立就此句是子厚本心即可出脫處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

世用道不行於時也深惜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恃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

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就上意翻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

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深幸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

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李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

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

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

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二君確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且安以利其後人林西仲曰昌黎與子厚千古知己其作順宗實錄云王叔文有

為子厚諱人皆謂古人作文不肯輕易假借其實僥倖連進謂急於功名者為枉枉者直尋之計耳當得何罪乎叔文雖小人然當順宗

初立數月間賤李實名陸贄湯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批疏一朝反之不可謂非叔文之力也子厚之附叔文雖

不知叔文為小人則可若明知之而故附豈子厚之心哉故寄許孟容書云豈意歲與負辜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棟欂

化等諸實非支飾乃以不能預察於幾先而遂不能自明於事後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誠可痛也此其意惟昌黎知之故作墓

誌銘首尾將文詞極口嘉贊中假一叙政績一叙友誼而子厚人品卓然可見至其進用廢退處初言其名聲大振則與實錄所云有當時名者相符故忙接一語曰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叔文欲結子厚非子厚求而得之可知也末言其勇於為人不自貴重則與實錄所云浼侍欲連進者相符故又忙接一語曰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是子厚之深叔文實欲用其材行其道非為富貴苟就而不意其以奸而賤又可知也雖曰出脫而子厚之心事子厚之定業皆著筆端非千古第一知己哉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

舉進士何待人勸必有疑於父諱

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

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

不過一人私意之言

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俗見皇甫湜曰若

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恐賀憾其諱已於過不可不辯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引律文義

言在不言微是也

義一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藍之類是也二律文

俱出曲禮謂之律者疑唐人引此入律耳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雙字並舉何犯之

有問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不舉進士尚得稱個人不得為人當作何物駁得好笑已上言賀不當以父嫌名為諱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如克昌厥孔子不偏諱

二名即言微不言在二語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若衛桓公名完之類三句言作諱禮之人亦有所不諱者

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行周公之禮者也於祖嫌名不諱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皙

曾子學孔子者也於父嫌名亦不諱按曾子父名點其字也文偶未檢耳二句言傳得周公孔子之教亦有所不諱者

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言嫌名不但不能諱亦有必不能諱者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

治為某字也

治音持平聲文亦未檢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機也章表疏也游勢秉機四字音同諸祖廟諱言從來國家嫌名本未嘗諱惟宦官

考之於經此上文引詩實之於律此上文引律稽之以國家之典此上文漢諱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

可耶已上層層引証翻駁總言實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此上文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此上文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見其

惑也今世之士四字指實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此

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官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行以周公孔子對看孝於其親以曾

人比論一番痛斥實者與林西仲曰平實以父名不舉進士是欲以嫌名而又偏諱之從來無此諱法在實望有不知之者無

聽其毀者之非雄快無前奈唐俗已成亦焉適裸國裸身而入之意昌黎此辯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末復以二聖一賢與宦

宦官妾對看可謂無堅不礙究竟在當日無不嘗其統綬甚哉欲勝眾口之難也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時公為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業指文學行成於思毀於隨

行指修為隨在其自然不方今聖賢相逢聖主治具畢張所以需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

錄名一藝者無不庸求之起羅別執賢相刮垢磨光舍其瑕疵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已上十

家求才之初為諸生業愚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四句總承上文

業精行成之効無有不知而舉之者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有年二字隱見久

此段是進學本旨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

其玄盡其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遺有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應有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此

勤句作厭案舐排異端攘斥佛老闢其補苴罅漏修其張皇幽眇闡其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

二句承補直張皇而言其有所得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二句承承排攘斥而言其有所救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以有功於儒微其業之精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深於讀書而得其味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為文悉本於古書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諮殷盤。

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為文所上規者此等書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漢書記雲相如。同工異曲。為文所下逮者此等書。已上當言從事於經子史發為文章此乃倒寫法也

文微其業之精少始知學。勇於敢為。志長通於方。左右具宜。才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把行成數然句作駁案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連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閒散無以自見其治才。爵之卑命與仇謀。取敗幾時。所遇皆仇敵幾經挫折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無以活家。祿

之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年老將死不能有益於世不知慮此。反教人為。此段駁言先生之學精行成如彼而有司之不明不公如此是先生為教全不足信矣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謂樹細木為桷。榑榦短柱侏儒桎闌。榑榦短柱櫟門櫟戶。櫟門櫟戶楸槐各得其宜。施

於成室者。匠氏之工也。匠用木有大小之不同玉札丹砂。珠砂二者貴藥赤箭青芝。一名龍芝二名藥芝牛溲馬勃。敗鼓之

皮。三者俱藥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醫用藥有貴賤之不同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作緩態者卓

犖為傑。行道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宰相用人有巧拙長短之不同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轅環

天下。卒老於行。齒豁口重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解上竟死何裨句是二儒者。吐辭

為經。業精之極舉足為法。行成之極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二儒猶不能期其必遇如此今先生學雖勤而

不由其統。解上口不絕吟一段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解上舐排異端一段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解上沈浸醲郁一段行雖修而不

顯於眾。解上少始知學一段。自猶且月費奉錢。歲費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藉以活家。解上

乘馬

從徒安坐而食自給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無他長可取解上三年博士然而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解上不見信不見助句自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解上動輒投閒置

散乃分之宜有司亦未有不公不明之處若夫商賄賄之有無厚薄計班資之崇卑高下忘已量之所

稱指前人之瑕疵前入猶前輩暗指執政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杙也楹大柱也而訾醫師以昌

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昌陽即菖蒲可以延年狶苓即猪苓主滲泄結語不

林西仲曰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既句是駭未段句是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嘲答賓戲語篇但諸篇都

是自疏已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鬱盡數信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氣處之看來無歎老嗟卑之述其實

樂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三句証其雖婦人小子皆知其

為祥也言其為祥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

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麟雖見於紀載究竟人未目親其形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

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此皆畜於家恒有於天下惟麟也不可知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為不可知之物於其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人出也帝王之世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常人雖不知麟而聖人知麟則又曰麟之所

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以出處之德同乎聖人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與

同德自當待聖人在位如古帝王之世方出乃謂之祥今天

子雖有德而無位西狩之獲叔孫氏以為不祥也不亦宜乎

林西仲曰按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稱叔孫以為不祥棄諸野孔子往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韓公此解即借不祥二字翻
取成又其意謂叔孫所以為不祥者由於不知是麟但麟之形本有不可知即謂之不祥何足為怪若麟肯待聖人在位而後出
則有聖人知麟斷不至受不祥之名矣彼春秋之世乾坤為何等時顧乃見於魯郊其出處如此不特形不可知而德亦
有不可知者即明知是麟謂之不祥亦未為過也豈叔孫無識而云然乎是一篇翻案文字凡四轉曲折開闢變換不窮

答呂壘山人書

韓愈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呂壘以昌黎有問於已即當以責下賤如魏公子無忌禮侯威故事通篇發議在此句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

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准信陵所以自下之意別有作用原非以道相師○劈口提破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

列自言所以不自下者以舉世無可為師之人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時務成熟方可任事又自周後

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古學成熟方可察理故設問以觀吾子其

已成孰子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言所問者皆設詞以試其成熟與否定師友之分非請益於山人也

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不知不似也言所以設問定師友者蓋為道耳非若信陵欲以取士傾天下把賓主之道當個買賣做也○已上言不為信陵執轡之故方今天下入

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鮮有自出山者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

主意全是阿曲以事人伎倆鮮有樸茂之美意者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然不顧利害

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學文

指責書知識指世事言山人可用處全賴有樸茂美意堪以救時併所設問之成熟與否亦可不戰喻也要得因有問即責以相師欲令自下如信陵乎○已上言山人責以信陵之非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容飾

率然叩吾門又無左右先容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鑒實於形跡之外足下行天下得

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以有超然不顧利害去就本領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

曲以事人者約約明矣即以責已者卜方將坐足下三谷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欲